

话剧《心房间》:献给疼痛者的解药

陈浩

一位老人为何要“零房租”出租自己的房子?他又为何要求租客必须是“黑发、单身女性”?什么样的女孩敢去试一试?小剧场话剧《心房间》将复杂的生活揉成一个极具张力的戏剧故事,解出了一味献给疼痛者的解药。

整台话剧聚焦两个“失去”的人——一个是孩子、妻子相继去世,又身患糖尿病、帕金森病的62岁本地老人,随时会走到大小便都不能自控的屈辱境地;一个是丢失失业工作、有抑郁症状的28岁外地姑娘,又在母亲车祸去世的心灵创伤中叠加着现实疼痛。

他们又是两个“矛盾”的人——老人阻止女孩轻生,自己却怀揣着一颗随时可以让人没有痛苦失去的“药”;女孩不想老人服药,自己却无力挣脱精神内耗的拉扯,站到高处。最后,她干脆抛开老人的“药”,想要自己服用。

当拿到了人生的“烂脚本”,当“解药思路”都指向死亡时,如何走出“心房间”?如何克服生存焦虑?如何取得精神突围?《心房间》通过巧妙的设置,解开了悬念又破局,完成了自己的叙事。

鲁敏的原著小说《零房租》首发于2013年的《小说月报》。10年的发表时间却并不影响当下的共鸣。甚至于在信息爆炸、社交重写的此刻,被碎片化、感官刺激、即时满足左右的“孤独患者”,更需要吞下这颗“解药”,重



新获得心的动能。特别是剧中亲人之间因为爱带来的疼痛感,总是一不小心“钻”进观众心里。无论是老人念叨往事,自己夺走孩子画面的快乐,为了让他好好学习没少打他的“后悔”;还是女孩自唱与母亲是亲切又寒惨的关系,明明生活艰难,却要要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做演员,扮演前途光明、永远喜气洋洋的女儿……总能精准击中“人人心中的”痛点。

戏剧只有好看,才更有意义。这部剧只有两个人物,又是发生在同一个固定场所,没有调度空间的故事,且心理活动可能比台词还要多,如何展现才能打动观众,让他们入戏呢?《心房间》做了精彩的小剧场设计。没有舞台,两位演员就在第一排座位前面的空地演出,一张女孩睡觉的床,一张老人坐着

的座椅,一个充满年代感和故事感的暖水瓶,几乎就是道具的全部,房东和房客的故事就在那里上演。而当女孩走到紧挨着观众的区域,通过灯光的变化等,女孩及房子、在超市促销等其他场景,也就有了交代。小剧场真的离观众太近了,近到观众可以摸到演员的衣服,看到他们的表情,感受到他们的气息;近到剧中做起超市推销员的女主,随时就可以将自己托盘中的切成小块的月饼、快充麦片塞到顾客(第一排观众)手中。物理空间的变化必然带来演员和观众沟通的心理空间的变化,于是坐成阶梯状的观众带着俯视视角,走进别人的故事,审视自己的生活。戏剧创作有个“三角形规律”,独角戏容易无聊,两个人互动的戏码也过于固定,但第

故乡的雨

熊代厚

下雨了,春雨,下了一整天没有停,像牛毛,像花针,密密地斜织着,天地笼罩在一片迷蒙中。坐在屋里,看着这灰蒙蒙的天,听着这冷冷的雨,想着故乡此时也下着雨吧。

故乡的四周都是山,像是莲花的花瓣,把故乡笼在怀中。山多,云气就多,故乡的雨比城里下得要大,要长。它下在老屋的那一片黑瓦上,瓦在雨中浮漾着湿漉漉的流光。我站在狭小的门前听雨,如风沙;看雨,如帘幕。

它下在门前那棵老杏树上,在这雨夜,是否在悄然打着苞蕾?明天的早晨,会不会有一树的繁花?它下在母亲的窗前,渐渐沥沥,在低诉着往事,在这雨夜,在这沉寂的灯光下,在母亲的发里。那是一个春天的雨夜,我生病了,发着高烧,脸烫得像个小火炉,嘴唇上起了好几层的皮。

躺在床上,脑袋越来越重,屋顶上的房梁一根一根地变得大起来,扭动起来,向脸上压下来,我感到整个身子在向一个深沟里掉下去,一直往下掉,耳边轰轰地响,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天黑了,看不到一丝的光。外面的雨大起来,打在瓦上噼里啪啦地响。

母亲去秦淮河挖去了,家里只有母亲和我比她大几岁的姐姐。母亲先用湿布盖在我滚烫的额头,并没有用。她背上我,撑了一把伞,拎着一个风灯,她带我去求雨的卫生间,怕我被烧坏。

雨哗哗地下,没有一点儿小。从家到镇上要经过一段山路,夜太黑,还刮着风,小风灯只能照到脚下的一小块。母亲一手提着火,一手还要撑着伞为我遮着,她不能让我一滴雨淋到我的头。

在黑暗的夜晚,在呼呼的风和哗哗的雨里,在弯弯的山路上,一点微弱的光照耀着我们。

我们在发着烧,口渴得很。我一会儿迷糊,一会儿清醒。寂静的夜,只有雨声,只有风声,只有母亲鞋子拖泥带水的声音。一阵大风,把伞吹倒了,我们一下子暴露在暴雨中。衣服全湿了,雨水顺着母亲的头发、眉毛、耳朵和鼻尖尖往下流。

那雨的路都是小路,一下雨,全是烂泥。雨下得越大,泥就越深,越滑。每走一步,都非常艰难。母亲突然脚一滑,跌了下去,她本能地用一只手护着背上的我,另一只手支撑在泥地上。那只风灯被扔得有多远,眼前一下子完全黑暗起来。

她在泥地上喘着粗气,过了好久才爬起来。她用两只手环起来从后面托着我,怕我从她的背上滑落。她手上的泥涂了我一腿,我在她的背上,也成了一个泥人。

雨仍在下,落在茫茫的天地间,落在泥泞的山路上,落在母亲的泥上,落在我的背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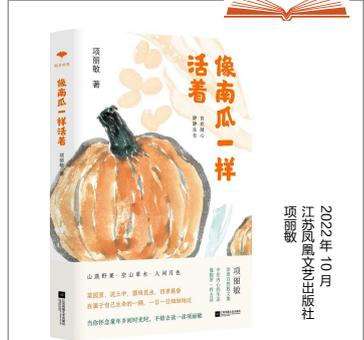
她把衣服脱下,让我在她头顶上,这样少了风雨的打击。她在黑暗的山路上艰难地走着,只有哗哗的雨声,只有她的喘息声,和她双脚在泥泞中的吧嗒吧嗒声。

夜黑得很,也沉得很。雨一直不肯停。我们在风雨中走了好久时间,走到镇上已是深夜,母亲冷得浑身打颤,但她的后背一直温热。她累得脸色苍白,走进医院的那一瞬间,她的眼里放出了光芒。

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打着哈欠,揉了揉眼睛,眼前的我们把她吓了一跳。她问我们怎么来的,母亲说一路走来。她似乎有些不相信,她向外望了望,可外面除了哗哗的雨,什么也没有。她轻轻地摸着我的头,我看到她的眼里闪起了泪花。

我的烧退了,母亲却在医院躺了半个月,落下了胃病。那个春天总是下雨,门前青山一直笼着白雾,天上黑瓦总是叮当作响,陈旧的水窗框长着绿绿的青苔。这雨仍在下,下在那黑暗的山路上,下在我的梦中,下在岁月里,一直下到这个春天的夜晚。

繁荣书单



《像南瓜一样活着》

简介:这是一本有关自然、植物、故乡的绿色之书,是作者临湖而居,因自然亲密相处而创作的散文集。作者常年以徒步的方式走进村野、田野与山林,以葱茏郁郁之笔,着墨时间的流徙、风物的奇异、生命的思索,寻迹人间之美。这是一种沉浸式的观察自然,记录自然,笔下的文字因此而充满了泥土香与人情味,能勾起人的乡愁,葆存周于于世的身心踏上归乡之路。全书由“山野野果”“空山草木”“人间月色”三部分内组成,分别从家乡的蔬菜野菜、花木果实、乡间物事来分享土人的生活,寻找回归内心的朴素日常之美。

《生日》,五次庆生勾勒时代集体记忆

张郑文

大时代,小家庭,两者之间的交织融合与碰撞激荡,几乎构成了所有时代剧的叙事主题。然而小剧场话剧《生日》则通过一种更加细腻的个人,以时代演进的深刻脉络为经,以个人与家庭的重大事件为纬,针对“幸福”的元问题进行了更为新颖的诠释和更具系统的追问——何为幸福?何以幸福?在《生日》的角色演绎中,每位观众或许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印证。

时代环境的每次转变,都将激起个人命运的起伏,关于“幸福”的定义也在随之流变,春回大地,母亲盼来了平反,三个子女同样迎来了意识上的萌动和身份上的跃迁。老大连,一名历经磨难的热血少年,误打误撞地获得厂方指标,置身时代浪潮里,他在失意与得意之间艰难徘徊。老三庆江,一名高考中榜的优秀学生,又在毕业之后意欲放弃稳定工作,跟随男友出国,她在留下与离开之间痛苦抉择。每个子女对于“幸福”的各自理解和各种体认,组成了他们冲出家庭、拥抱世界的初始目标。

而唯一不变的,是作为党员的原则性和作为母亲的柔性,始终在“王瑛同志”的身上交替呈现——她是“亲爱



的老妈”,也是“革命的老妈”。母亲每十年的生日聚会,既是家庭成员团聚的时间,也是矛盾冲突爆发的空间。母亲的原则性与每个子女对于“幸福”的不同渴求之间依次发生碰撞,成为贯穿全剧始末、推动情节前进的叙事动力。某种意义上而言,母亲所坚持的原则,先后成为三个子女迈向的“箭垛”——老大返城之后,要与怀着身孕的农村妻子离婚,正是母亲否定,引发了要儿子幸福还是母亲声誉的拷问。老二媳妇病重,要借母亲干部保障条件进行治疗,又是母亲阻拦,形成了拯救人命与占用国家资源的冲突。老三毕业之后,要放弃工作而跟男友出国生活,还是母亲反对,激起了个人追求发展与国家需要要

才的争论。亲情与原则的交锋,欲望与伦理的对抗,使得每次生日聚会最终都走向了不欢而散。

但是,恰恰是在每个子女濒临绝境的时刻,又是母亲以其极大程度的柔韧性,奋力将迷途中的子女再度拉回到家庭生活逻辑之中——亲手将误入歧途的老大送去自首,可谓勇敢;拿出老伴的抚恤金和老两口的全部积蓄拯救病重中的老二媳妇,可谓慷慨;张开怀抱迎接事业失败、仓皇回国的老三,可谓包容。子女的出走与回归,老母的变卖和赎回,那些误解与理解、介怀与释怀,最终都统归于亲情的框架之下,付之一笑。经过了岁月的大浪淘沙,事实最终证明,无论时代环境如何变换,也

不管个体命运如何起伏,人在家就在,“幸福”的港湾就一直在。

的确,话剧中的母亲和子女都有着一波三折的人生轨迹,这是艺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体现。然而,这个家庭的传奇命运恰恰又是整个时代的集中缩影,总有一个瞬间,能让观众强烈地感受到某个角色是你,我,再代入到具体的生活体验之中,窥见生命、窥见自己,因为守望“幸福”本身就是每个家庭始终不变的共同追求。颇有意味的是,剧中还有一个从未上场却又时刻亮相的角色,就是遗像中的父亲。父亲扮演着母亲和子女的倾诉对象,他以一种旁视角注视着家庭的聚散悲欢,观望着剧情的起承转合,而那台摆在窗子旁的收音机,是革命年代中父亲和母亲开展地下工作的联络工具,当它吱吱呀呀地播放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音乐时,一种家庭历史的纵深和时代精神的传承也在舞台上徐徐展陈。

感人者,莫先乎情。家庭是幸福生长、凝结、汇聚的温暖场域,也是剧中矛盾凸显、爆发、化解的现实情场。本剧对幸福的阐释并未局限于纷繁芜杂的家长里短,而是将其嵌入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中,在家庭与社会、昨日与今天的时空交集中层层递进,从而充分挖掘家庭故事的社会意义。五次庆生也成了五幅历史的横截面,诉说着一个家庭的共同愿景,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
没有亮灯的床上依然清晰可辨,父亲先是拿出一包什么东西,拉开了我的书包拉链放了进去,接着亮了台灯,在昏黄的灯光下,我依稀可以看出父亲右手拿着一本《几何模型》,微微靠近那团我解不出的数学题,他微微前躬的背影是那么专注而坚定,我才发现我一直爱着。

清晨,我被父亲叫醒,如同什么也没发生似的,屋外的桃花却格外的红,斜射入房间的阳光是那么温暖。

到了学校,我拉开书包拉链,桂花米糕的香味扑鼻而来,我拿出那桂花糕,如数家珍地放入抽屉,如同置于爱的春天。父亲那穿着宽松蓝西服的身影,即使我在

又见春天

邢浩哲

那些在爱的滋润下长大的孩子们啊,总有一段记忆深埋心底,在面对困难和失落的时候,他们总是翻出这段记忆作为温暖的慰藉,并以此作为动力,克服阻碍,这段记忆叫做童年。

在沙滩嬉戏的孩子,他们不知道,在远处注视的是那双充满爱意的眼睛,他们不知道,他们控到的贝壳是一双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仔细放进去的,我在春

天里长大,走过金色的童年,进入了充满诗意和期待的青春。

青春迸发着蓬勃的生机,为人处世的时间愈长,对世界的感知愈深入,我逐渐感到进入一个陌生的,没有爱的世界,窗外的迎春花似乎也不是为我而开。我热爱学习,但带着并不光彩的分数的试卷让我在爱我的父母面前无地自容,对于独立的追求使我和父母分

离,把自己关在没有爱的牢狱里,在矛盾的泥潭里越陷越深。

父亲好几天没有回家了,解不出的数学题,我在电话里询问,回答却是潦草的应付。

我在空无一人的屋里睡了,辗转反侧,窗外的桃花有露水打着,连地里新发的秧秧也在泥土护着。门咚一声开了,父亲那穿着宽松蓝西服的身影,即使我在